

剧本新作



河南省洛阳地区剧目工作组编

目 录

腹 蔊 斩 子	飞 舟 (1)
春 暖 花 开	陈 武 戟 (55)
胡 四 娘	蒋 振 亚 (82)
风 波 篓	禾 青 (135)
后 记	(188)

腹 韶 斩 子

飞 舟

人 物 表

- 腹 黄淳（音吞）——秦惠王之相国，墨派巨匠，六十多岁。（简称腹）
谢 宜——腹黄淳的爱门生，墨子信徒，秦国新任司寇，三十多岁。
腹 妻——腹黄淳的夫人，四十多岁。
谢 妻——谢宜的夫人，三十岁。
腹 亨——腹黄淳的独生子，二十岁。
赵 肃——司寇衙门捕快头目，三十岁。
笔 吏——司寇衙门录供笔吏，四十多岁。
陈 兴——相国府管家，四十多岁。
丁 华——咸阳贫寒书生，十九岁。
丁 母——丁华的母亲，六十多岁。
方 青——咸阳贫寒书生，丁华的同窗学友，十八岁。
王 淌——秦惠王的左吏，五十岁。
王 贵——王淌的独生子，十九岁。
店 家——咸阳祥云楼酒店主人，三十多岁。

家郎——相国府家郎，腹亭的爪牙，十八岁。
丫环、家丁、车夫、校尉、衙役、捕快、刽子手等若干。
咸阳百姓若干。

场序

第一场	凶	杀
第二场	收	监
第三场	讲	情
第四场	严	训
第五场	判	斩
第六场	正	法

第一场 凶 杀

〔战国时代秦惠王在位时，某年春天。〕

〔咸阳祥云楼酒店。〕

〔此店分楼上楼下，富丽堂皇，颇为壮观。〕

〔方青内声：仁兄，快来呀！〕

〔丁华内声：来了。〕

〔方青、丁华上。〕

方 青 好一派阳春美景啊！

（唱）垂柳青杨织翠带，

粉桃嫣李映楼台。

蝶飞蜂舞入花海，

香风阵阵扑面来。

丁 华 贤弟，你往远处看。

（唱）渭河清流把田溉，

催得麦绿菜花开。

秦岭险峻成要塞，

关山巍峨壮胸怀。

方 青 仁兄，你看这春光明媚，景色宜人，你我弟兄何不到在祥云楼上，饮他个一醉方休呢？

丁 华 如此甚好，贤弟请。

方 青 仁兄请。

店 家 （上）客官，要吃酒吗？请。

丁 华 正要吃酒，须寻一清静亮堂之处，俺要观赏风景。

店 家 客官，这楼上就亮堂幽雅的很呐。

丁 华 如此甚好，头前带路。
店 家 请。（引二人上楼）二位请。（指另一侧，方青欲往，丁华阻之）
丁 华 贤弟，我们就坐此处，正好观赏京都风景。
方 青 如此甚好，仁兄请坐。
丁 华 贤弟请坐。
（二人入座）
店 家 哟，客官，请到那壁厢坐。
丁 华 怎么，这个地方，我等坐不得么？
店 家 这个地方嘛……（欲言又止）啊，好，好，二位就随便坐吧。客官，你二位用些什么？
丁 华 醇酒一壶，小菜两盘。
店 家 （背白）原来是一对穷酸。伙计们，醇酒一壶，小菜两盘，来罗！
〔店家下楼，丁华、方青倚窗观景。
〔店家端盘上，给二人摆酒。
店 家 二位客官，尽兴的饮吧。（下楼，下）
腹 亨 （内唱）阳春三月逛美景——
〔家郎带马，引腹亨上。
腹 亨 （唱）阳春三月逛美景，
马蹄得得得得，达达达达荡清风。
烟花柳巷未尽兴，
祥云楼取乐走一程。
虽然相父家法重，
全仗慈母将儿疼。
京都内外任纵横，

做一个花花太岁其乐无穷。

好不快活也，哈哈哈哈……

家 郎 公子爷，祥云楼到了。

腹 亨 扶爷下马！

[腹亨下马，家郎牵马下，复上。]

家 郎 相府公子爷到。

店 家 （上）公子爷到了，楼上请。

腹 亨 带路。

[三人上楼。腹亨见临窗座席被占，不悦地站立一旁，店家见状吃惊。

腹 亨 哼！

店 家 客官，你二位请那壁厢去坐。

丁 华 店家，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尚未饮完，何来驱赶呢？

店 家 客官，相府公子爷到此，请二位让座。

方 青 这……（有些害怕。）

丁 华 （处之泰然）咳，想这酒楼饭庄，乃招徕四面，接待八方之所，五湖四海，不分农商，饮酒付钱，不计贵贱，管他什么王孙公子，庶民百姓，自然是谁早谁占，并无以贫让贵之理！

店 家 这……说的有理，不过——（欲附耳劝丁）

腹 亨 店家，你在那里唠叨些什么，为何不与爷打坐？

店 家 哟，是，是，这就来。（向丁、方）二位，还是请那壁厢去吧。

方 青 仁兄，我们还是那壁厢去坐吧……

丁 华 我等先来，理当坐此。

家 郎 公子爷，有俩穷书生摆起臭架子了，他们就是不让座位。

腹 亨 嘴，竟有此事！公子爷活这么多年，还没见过敢和爷顶撞的，家郎，赶下楼去！快！

家 郎 是。吹！这俩穷小子听着，这样云楼乃是我家公子爷常来常往的地方，咸阳城内，哪个见了不给他让坐，尔等竟敢如此大胆，还不快快滚过一旁！

丁 华 哪！狂妄之徒，出言不逊，真乃欺人太甚！

店 家 二位客官，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还是赶快下楼去吧。

方 青 仁兄，我们惹他不起，不如走了为好。

丁 华 以理而论，怕他何来？

家 郎 嗨嗨，这小子胆儿还不小哩，你想找死呀！（捋袖）

丁 华 小小家奴也敢仗势欺人，真乃岂有此理！

家 郎 公子爷，他不但不让座，还骂人哩！

腹 亨 啊，真乃胆大包天。家郎，教训于他！

家 郎 是，滚过去吧！（扭打丁华）

店 家 哟，公子爷，别跟他一般见识呀……

〔店家拦家郎，劝阻。〕

方 青 仁兄，快走！

丁 华 （忍无可忍）腹公子啊，腹亨！你平日横行京师，欺压良善，今日小生并未触犯于你，你为何如此的蛮横？想你们官宦子弟，养尊处优，视庶民为草芥，观王法如儿戏，俱是仗着老子的屁威风也！

家 郎 公子爷，他骂你仗着相爷的屁，呼，呼，吹风哩！

腹 亨 扎，扎，哇呀呀……与我打！

家郎 招打!

〔家郎打丁华、方青，店家阻拦，被拨过一旁。腹亨追打丁华，丁被迫举凳自卫，腹亨拔剑刺丁华，剑穿胸肋，丁华倒地。

方青 (从楼梯上爬起)啊！仁兄……(见丁华被刺，抱头逃下)

店家 哎哟，我的妈呀……

腹亨 店家，酒来，打酒来呀，喔嗬嗬哈哈……

家郎 嘻嘻嘻……

——切光·幕急落

第二场 收监

〔二幕前。〕

丁母 (内唱)我儿惨死噩讯传——

〔方青扶丁母上。〕

丁母 (唱)晴空霹雳降祸端。

相府公子多凶残，

惨杀我儿太屈冤。

方青 伯母！

(唱)新任司寇官清廉，

铁面无私美名传。

咱舍生忘死去告状

丁母 (齐唱)此仇不报心不甘！

方青 伯母，前边不远，就是司寇衙门了。

丁母 怎么，前边不远，就是司寇衙门了，快扶老身前去鸣冤告状。

方青 伯母，咱们走！

丁母 走，走哇！（跪步，方青扶起，下）

〔二幕启。景现司寇衙门大堂，威严肃穆。

〔衙役、校尉、捕快上，站堂。

〔笔吏、赵肃上，引谢宜上。

谢宜 （念）执掌刑律法度严，

铁面无私辨忠奸。

整肃国风申正气，

铲除邪恶保民安。

本官，秦国惠王驾前，新任司寇谢宜。奉了相国腹
胄之命，出京察访左史王淦之子王贵欺辱民女，鱼
肉百姓之罪。三日以来，俱已查清，罪证俱全。待
我速审王贵，稟报相国。来呀，带王贵上堂！

赵肃 带王贵上堂！

〔二捕快押王贵上堂。

王贵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怎么把老子给扣起来啦？这不是
开玩笑吗？小心老子回来跟你们算账！（立而不跪）

谢宜 嘿！罪犯王贵，上得堂来，为何立而不跪

王贵 嗨，公子爷活这么大，只见别人给我下跪，还没给
别人下过跪。

谢宜 一派胡言，再若不跪，打折尔的双腿！

捕快 跪了！（踢王贵跪下）

谢宜 王贵，你在京都内外，如何欺辱民女，霸占民财，还

不从实招来。

王 贵 我说司寇谢大人呐，你是才来京城当官吧？可不，才一个月，多寒碜呀！不过，这也难怪，你还不认识我。我乃左史王淦之子王贵，人人见我骨酥害怕。我老子王淦，终日不离国君左右，你该知道吧！因此，我说这码子官司，你就不要多管，快让我回家去吧。

（起身要走）

谢 宜 大胆！（捕快逼王跪下）大胆狂徒，为非作歹，欺辱民女，霸占民财，人称混世魔王，百姓切齿痛恨。今日上得堂来，一派胡言，不动大刑，量你不招。来呀，看大刑伺候！

王 贵 怎么，要来真的啦？我招，我招好啦。

谢 宜 从实讲来。

王 贵 我讲！

（念）常在坝桥抢美女，

桑园逼疯农夫妻。

南郊霸占千里马，

西城夺来俩宝珠……

谢 宜 （念）你如何逼民女悬梁跳井死？

王 贵 （唱）公子爷只管快乐，
死活全不知。

谢 宜 你在烟花柳巷，与人争风吃醋，可曾将一富商杀死？

王 贵 这……哎，那事儿多啦，谁能记那么清，你看着办吧。

谢 宜 命他划押。

笔 吏 划押。（拿状子，录供上前）

王 贵 (划押) 招了又怎么样? 有我老子替我撑着, 你连公子爷一根毫毛也动不了!

(掷笔于地)

谢 宜 押下死囚牢!

二捕快 走! (押王贵)

王 贵 往哪儿去呀?

二捕快 死囚牢!

王 贵 死囚牢, 我的妈呀, 他真的不看面子呀……

二捕快 走! (押王贵下)

谢 宜 笔吏, 速整案卷, 待我稟报相国。

笔 吏 俱已齐备。

[传来击鼓声。]

[丁母内呼:冤枉啊——

赵 肃 禀老爷, 有人喊冤!

谢 宜 一案未了, 一案又来, 待爷一并问了。来, 带喊冤人上堂!

赵 肃 喊冤人上堂!

[丁母、方青上, 跪。]

丁 母 大老爷,冤枉呀!

谢 宜 这一民妇, 上得堂来, 口喊冤枉, 可有状子, 可是口诉?

丁 母 写状不及, 民妇要口诉。

谢 宜 你且讲来。

丁 母 老爷呀!

(唱)老身我居咸阳家境贫困,

独一子名丁华苦读诗文。

今日里祥云楼去把酒饮，
遇见那相府子仗势欺人。
逼我儿让出那临窗座位，
儿不允腹公子起了杀心。
执利剑刺我儿穿胸透背，
儿惨死饮恨瞠目鲜血淋。
求老爷将凶手捉拿问罪，
惩恶少报大仇以慰冤魂。

谢宜 这一老妇，听你之言，那杀人凶手，可是相国府公子？

丁母 正是。

谢宜 人命关天，杀人凶手你可认的准？

丁母 认的准。

谢宜 看的清？

丁母 看的清。

谢宜 凶手现在何处？

丁母 凶手还在祥云楼上饮酒，请老爷速去查看。

谢宜 这……

笔吏 （背白）这下子可就麻烦了！

谢宜 （唱）这一状告的顶了天，

炙手可热好为难。

王公大臣我不怕，

此案却把恩师连。

这一老妇，你今状告相府公子杀人，空口无凭，何人作证？

方青 小民方青为证！

谢宜 这一老妇，状告相府公子杀死她儿丁华，你可是亲眼看见。

方青 方才伯母所言，句句是实，那腹亭杀死丁华，乃小人亲眼所见。

谢宜 方青，人命关天，非同小可，况她所告，又是相府公子，你就甘愿为她作证不成？

方青 启禀老爷，丁华乃小人同窗学友，为人耿直，品学兼优，今日无辜被人杀害，实在冤屈，小人愿为人证。

谢宜 赵肃！

赵肃 在！

谢宜 命你速带捕快、仵作，捉拿凶手，验明尸体，带来店家询问。

赵肃 禀大人，验明尸体，带来店家，小人可办，这捉拿凶手嘛……小人不敢。

谢宜 却是为何？

赵肃 小人在司寇衙门当差多年，前任司寇办案，只要闻听是大官的儿子，就……

谢宜 怎么样了？

赵肃 就不去捉拿。即使捉来了，也是前门押进，后门放出，只不过掩人耳目，走走过场罢了。

谢宜 这……

丁母 （悲愤地冷笑）嘿嘿嘿……

谢宜 这一老妇，为何发笑？

丁母 适才老妇来衙告状之时，邻舍们都说：低头不见抬头见，官官相护在朝班，自古如此。劝我不必来告。可

又有人言，新任司寇谢老爷，为官清正，铁面无私。老妇才冒死前来为儿呼冤，不料谢老爷也与那些贪官污吏一般无二，惧怕权势，欺压百姓。老身纵有天大的冤枉，也是呼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了。哎……我的儿，你就这样白白的屈死了哇……

（悲泣不已）

谢 宜 （唱）书生尚有忠义胆，
为友甘把风险担。
老妇痛哭声声惨，
如同烈火烧心肝。
做官不与民作主，
有何面目立人间？

（夹白）也罢！

查明案情是关键，
莫让凶手逃外边。

（击案）笔吏、赵肃，命你二人速去办案，闻下祸事由爷一人承担。如若跑了凶手，拿尔等是问！

笔 赵 吏 肃 是，走！

〔二人带捕快、仵作等下。〕

谢 宜 这一老妇，书生方青，你们且下堂等候去吧。
丁 方 母 青 多谢老爷。

丁 母 儿啊……（二人下）

谢 宜 （唱）初上任到相府把恩师请教，
与公子也曾有一面之交。

我观他甚狂妄性情凶暴，

还须要用智谋让他划招。

〔内声：走！笔吏、赵肃上。〕

赵 肃 禀老爷，我等到在祥云楼上，腹公子正在饮酒，他借酒发疯，竟敢拒捕行凶。小人已命捕快将他押来公堂。

笔 吏 验尸已毕，丁华确是被腹公子杀死。

谢 宜 店家可曾带到？

赵 肃 一并带到。

谢 宜 先带店家上堂。

赵 肃 带店家上堂。

店 家 （上、跪）叩见老爷。

谢 宜 腹公子如何杀死书生丁华，你可从实讲来。

店 家 这……

谢 宜 分明惧怕相府权势。老爷与你作主，只管讲来。

店 家 老爷容禀。（唢呐牌子）

谢 宜 这就是了。日后遇上豪强恶少欺压百姓，从速来报，老爷有赏。回店去吧。

店 家 多谢老爷。（起）哎，实指望：生意兴隆多赚钱，谁料想，赔本蚀利吓破胆，冷汗再也擦不干。倒霉——
（下）

谢 宜 带腹亨上堂！

赵 肃 带腹亨上堂！

〔捕快带腹亨上堂，亨仍在半醉中。〕

腹 亨 （上、看）咦，这不是谢仁兄吗？仁兄，不知是你就在此坐堂，竟让小弟受这个窝囊气儿，你看看，还带个

这玩艺儿呢（指铁枷）……

谢宜 我命尔等请我家贤弟过府议事，为何带枷上绑呢？

贤弟，你受委屈了。去刑，打坐。

赵肃 （背白）让我等去得罪人，他倒送起人情来了……

〔捕快为腹亨去刑，打坐。〕

谢宜 两厢退下。

〔众役退下，谢宜拉住笔吏，示意录供。〕

谢宜 贤弟请坐。

腹亨 （坐）这才象话嘛。堂堂相府公子，也能带枷上绑的？

谢宜 为兄素知贤弟勇武过人，气量非凡，今日为何与草莽百姓讴起气来了？

腹亨 说来，也太气人了。小弟平日饮酒，常坐祥云楼上临窗一个座位，甚是亮堂舒适，可以观赏城中景色。不料今日被两个穷书生占去了。小弟要他让位子，可他就是不让，且还出言辱骂于我。

谢宜 真是自不量力呵！

腹亨 是嘛，我父在朝，劳苦功高，辅佐秦王，威震诸侯，俺身为公子爷，谁人不尊，哪个不敬？不料那一穷书生，竟敢以卵击石，岂不是自讨苦吃吗？惹得小弟一时性起，就这么一剑，把他给结果了。仁兄，你说痛快不痛快？

谢宜 倒也痛快。

腹亨 利索不利索？

谢宜 实在利索。

腹亨 哈哈哈……